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韓愈文

莊適選註
臧勵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索书号	17.11.7/47
登記号	43100

學 國
叢 生
書 國

韓

主 選
編 註
者 者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王 莊
經 勵
雲 五
農 餘
五 適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愈

國才 61.6.11
研 南 3.1

608885

文

漳州师范专科学校
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國難後第一版

(84803.1)

學生國中學適用
叢書 韓愈文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主編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莊勵 蘇適

王 朱 雲 農

王 長 雲 正 路 五

商 務 長 沙 南 正 路 館

商 務 各 埠 印 書 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緒言

一 韓愈略傳

韓愈，字退之，先世自後魏時居昌黎，遂爲昌黎人。父仲卿，生三子，長會，次介，次卽愈也。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董晉爲宣武節度使，署觀察推官。晉卒，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府推官。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復爲博士，分司東都。累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以自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累遷中書舍人。憲宗將平淮西，命裴度往宣慰，度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淮西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力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

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當時文章承六朝之後，尙駢儷，病纖弱，愈以六經之文爲倡，粹然一出於正，成一家言。愈沒，門人隴西李漢輯其文爲四十一卷，題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世。

二 韓愈文評

人之稱韓愈者不一：李漢曰：『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爲雄偉不常者矣！』宋景文曰：『韓吏部卓然不朽於古，而一出諸已。』蘇明允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秦少游曰：『鈞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辨，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蘇子瞻曰：『文起八代之衰。』大都對於愈文，備致推崇。要之愈創作古文之功，自不可掩，然其文承駢儷之後，字句仍多難於索解者，蓋猶未能純反乎古也。朱晦庵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

偶以前體格其文亦變不盡』斯言甚允。又愈處境困厄其文常爲金錢所驅使故多與事實不符者。如韓弘神道碑所言與史正相反。殿中少監馬繼祖僅一紉綉兒愈亦爲之作傳等皆是。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也。

雖然就文論文愈在八大家中洵當首屈一指，此則盡人所認而不能稍異議者。其雜著諸篇多類諸子與人書因人而施贈送序隨事變化尤其絕技。各類文皆有特長。用字造句構局篇各不同。就性質言如原道與孟尚書書論佛骨表爲闢佛；答李翊書與馮宿論文書爲論文；送孟東野序爲論道德；送李愿歸盤谷序爲憤時疾俗；藍田縣丞廳壁記爲諧謔；毛穎傳爲寓言；張中丞傳後叙爲傳後補遺。又有出於摹倣者如進學解係倣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送窮文係倣揚雄逐貧綜論昌黎全集大率以雄奇勝而畫記又極生峭平淮西碑又極莊嚴典重送董邵南序送王秀才序又極深微曲折原道原性等又極沈實樸老祭鄭夫

人文祭十二郎文又極悲哀激楚。至若銘誌之文，本以敘事及褒美爲主，然亦各篇互異。專叙一事者，如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清河張君墓誌；兼寓褒貶者，如柳子厚墓誌銘；第叙經歷一無褒貶者，如李元賓墓銘。每一篇各有意境，各有結構，絕不信手揮灑，可謂無調不變，無格不奇，無美不備。林琴南謂『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然後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理，又在在具有主腦，用正眼藏施其神通以怖人，人又安從識者！』是誠能窺見韓文奧窔者矣！學愈者能息心靜氣，熟讀深思，則一切籬藩之障礙，流滑之口吻，皆可掃除淨盡。

三

韓愈文作法說明——以本編所選各文爲限

韓愈才如淵海，文亦不泥一法，故其蹊徑，每難探索。茲就本編所選，採錄各家舊說，參以編者意見，逐篇寫出，以備學者參考。

雜著各篇，語極平易，其最著者爲五原，本編祇錄其三。原道以道字作主，反覆申明，暢其所蓄，纔止篇中，以孟軻距楊墨爲說，隱然以孟子自比，又說軻之後失其傳，隱然以道統自承。原性具萬古獨到之見，就孟軻荀卿揚雄三人之言，詳爲推闡，文詞警策處，能使人首肯；徵引賅博處，能使人堅信；語意多從論語『性相近也』句參出。原毀於當時惡薄人情，曲曲寫出，大抵愈不見直於貞元之朝，時宰又不以爲能，毀之者大有人在，故婉轉敘述毀之所生，及見毀者之被累，沈吟反覆，的是至文。

對禹問專是推廣孟子之意，通篇用雙不用單，且以重複蟬聯見奇。

雜說本有四首，一四爲比體，二三爲興體，本編錄一四二首。第一首寄託極深，取類極廣，以龍比臣，以雲比君，說龍藉雲而神，卽說臣得君而顯。第四首專爲懷才數奇者吐氣，就馬取喻，大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始得發展，否則終歸湮沒，謂天下無才，豈非冤甚。

讀荀有尊孟抑荀意，荀子非十二子以子貢並仲尼，又言人之性惡，是愈所謂離於道者。

讀儀禮大意以不及其時爲恨，而文極抑揚詠歎之致。

獲麟解爲愈自方之辭，措詞甚悲，若已絕望，以麟自況，語語牢騷，而語語占身分。師說以『必有師』三字貫通篇，中間說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在人自擇，結處要李氏子能自得師，結出正意，然說師祇說到解惑處，故有謂其不若揚雄『師者人之模範』之意爲佳。

進學解大旨，不外以己所能，借他人口中代發，且代鳴不平，然後歸到自己引聖賢之不遇爲解，文不過一問一答，然亦莊亦諧，頗極狡獪。

五箴用意並深，表面是自戒，實亦有感而發。

諱辯專關俗人之惑，前分經律典三段，後作設疑兩可語，聽人自擇，另是一種文法。

訟風伯極深刻，極平允；鳴鳥之仁等句，推尊天子，歸罪風伯，亦責備時宰之意。張中丞傳後叙仿史公傳後論體，采遺事以補傳中不足，故篇中所叙，如背誦漢書，記城中卒伍姓名等，皆傳後補遺體裁；文夾叙夾議，亦深得史公筆法。

二、頌贊

伯夷頌係愈有託而借以洩憤之文，非頌伯夷也；愈不過於貞元之朝，借伯夷發抒其感慨；愈文字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此篇卽其一例。

子產不毀鄉校頌係譏時宰；開首說我思古人，結尾說有君無臣，明明可見。後漢三賢贊乃學古樂府雁門太守等體，大意惟一高字；雖每篇不滿百言，而叙事絲毫無遺漏。

三、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前略叙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借自己立說，點成無限烟波；規世的意，極爲切至。

燕喜亭記極絢爛，乃愈有意作此，爲連州生色；亭名燕喜，有苦中作樂之意。畫記整齊奇變，最拙處卽最巧處，極生峭却極易學，能舉不相偶之事實對舉成偶，尤爲人所想不到；秦少游曰：『序事該而不煩。』語甚切當。藍田縣丞廳壁記，本記縣丞廳壁，反說丞不得盡職，且極力寫丞的可憐，可謂極詼諧遊戲之能事。

四、書

與書一體，愈變化極多，往往因人而變其詞，或爲請求，或爲抒憤，或自明氣節，或講論道德，或解釋文字，篇法各各不同；熟讀不已，可悟無數法門。

與孟東野書，說東野抱道自高，不宜今世，明爲道悲，偏說爲東野悲，悲東野之道不行，卽悲己道不行；將一道字寄東野身上，因東野而悲自己，分外見得親密。

答竇秀才書，時愈貶陽山令，正滿腹牢愁，無處發洩，而竇適於此時至縣請粟，其問必無可採，其人不足與進，故應之如此。

答尉遲生書，通篇注重在古之道不足取信於今一語，而今字尤重，將賢公卿一筆抹倒，冷嘲熱刺，是愈絕技。

答崔立之書，將有唐科舉之學，罵得一錢不值，一腔憤懣之氣，浮溢紙上。

答李翊書爲愈論文傑作，生平全力所在，篇中從初學作文起，中間種種經歷種種苦處，直到成功，分四段一一寫出，非過來人不能道，非過來人亦不能領略；末段說終吾身而已矣，是愈牢騷本色。

與崔羣書，極纏綿，極悱惻，愈與羣相知甚深，故如此；是集中別調。

與陳給事書將見不見作七層寫，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推詳出許多情事，一路頓挫跌宕，筆筆入妙。

與馮宿論文書，雖爲論文，實是牢騷，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說得酸甜自得，非論文到極處，不能作是語。

應科目時與人書，劈空而來，就譬喻作起，不必有其事，亦不必有其理，卻翻作無

數曲折，的是奇文妙文。

答劉正夫書，以求是論文，議論中正之中，時時有奇氣流露。

答陳商書，言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不利於求，雖爲勸商，亦爲己寫照。

與孟尚書書，翻覆變幻，爲書中第一；以楊墨櫟釋老，以孟子自況，氣盛言宜，所謂

貶潮州後之文，當與論佛骨表並讀。

答呂鑒山人書，山人誤認愈欲借賓客以自重，故將信陵執轡責愈，愈自明其意，答之，說得與信陵局面心事，天地懸隔，糾正山人之狂狷，不沒山人的質樸，是深情厚道之文。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篇，前篇激昂慷慨，是憤韓弘等不肯盡力，不僅是稱美公綽；後一篇論淮西必敗，可見愈留心時事，胸中早有成竹。

五、序

以序贈人，始於唐初，愈集中贈序雖不若銘誌之多，然亦不少，無一不有身世之

慨而結構無一相同；序非論，乃句句是論；造句斂，製局變，是愈最擅長者。

送孟東野序乃一篇慷慨悲歌之文字，謂形之聲者多不得已，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可謂格奇調變；但此等體倣效極難。

送竇從事序中間着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一句，前後文俱好着筆；前稱名，後稱字，左傳習用此法。

送李愿歸盤谷序妙處，全在借李愿口中痛罵世人，表出一團傲睨之氣，而與己絲毫無涉；至自己口氣，只前數語寫盤谷，後一歌詠盤谷，別是一格。東坡云：『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

送董邵南序，其下或有『游河北』三字，河北自安史亂後，肅宗分河北地封叛將，直至唐亡，河北終不爲王土，董生去河北，在當時亦是不得已，愈於董生之行，勉其決不可從賊；然董生既欲至河北，又無對董生當面罵賊之理，故借一古字

說起，則今之不然可知，不必明說勸止，而勸止之意已見。

贈崔復州序，雖是送復州，卻是諷于頔，自縣令不以言以前，看似責備復州，然其意實不如此，此文章布局之法。

送廖道士序，通篇只是一氣，無從畫斷；前幅從五岳出衡山，從衡山出嶺，從嶺出州，再落出道士；已經落到道士，忽又一筆漾開，文心狡獪已極；林琴南云：『此文製局甚險，似泰西機器，懸數千萬斤之巨椎於樑間，以鐵繩作轆轤，可以疾上疾下，置表於質上，疾下其椎，椎及表面玻璃而止，分毫無損。』爲此文寫照甚切。

送王秀才序，深微屈曲，與送董邵南序相似。

送王秀才序，推尊孟子，當與原道同讀。

送幽州李端公序，是勸戒藩鎮歸朝，絕好敘事，見於議論中，絕大議論，寓於敘事中；篇中『國家失太平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平必自幽州始』等語，蓋自天寶十四年乙未安祿山，至元和九年甲午，已甲子一

終文係元和四年二月以後所作，故如此說。

送區冊序，區冊蓋南海一不知名之士，愈貶陽山，在烟瘴窮遠之地，見文士來訪，自不能不加以獎許；但文中一曰『若有志於其間也』，再曰『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用兩若字，仍是未定之口吻，可見古人下筆自有分寸；篇中不在歸字着意，只就來字作文，古人於題不拘如此。

送高閑上人序，愈略有偏心，實非正論，高閑善草書，愈惡釋氏，故并其長而抑之，推重張旭，所以抑高閑，亦所以闢佛。

送楊少尹序，將二疏事并入巨源身上，在空中摩盪，將楊侯的去時，同二疏的去時，兩兩比較，似無甚高下，後却說到『丞相愛惜，不絕其祿，又爲歌詩勸行』，則爲二疏所無；末託慨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序事前後部署，大有工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全篇無一句說到溫生之賢，大概薄其輕出，故意含滑稽；

然又含蓄不露，須細看纔見。

送鄭尚書序，文極岸異，全篇句法，無一處肯涉平易，無語不奇，無句不重，化史記而自爲一家，是愈晚年文字。

六、哀辭祭文

歐陽生哀辭，筆極奇崛，詞極悱惻，意極懇摯，生眷妓而死，文中始終不肯說出，因是遺其父母，不能不稍用曲筆。

獨孤申叔哀辭，一肚皮不合時宜，借問天發洩淨盡，獨孤身分，不擡自高。

祭田橫墓文，歎田橫之賢，正所以懟時宰之不能得士，一腔悲憤，言外可見。

祭郴州李使君文，前半言情，至結處始美其爲政，誠爲雄奇。

祭河南張員外文，綜叙張署生平與己之交際，曲折詳盡，語尤奇麗，繁處極意抒寫，簡處用縮筆伸縮，繁簡無一處不得當。

祭柳子厚文，語極簡，意極哀，文末叙及託孤，是真能不負死友者。